力挽狂澜

■贾可宽 贾 永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这是相隔两个月的两场战役——

湘江之战，面对4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几近覆没；四渡赤水，面对10倍以上的敌人重重包围，红军绝地重生……

一支队伍，两条河流，迥然不同的结局。这一切，都连着党和红军生死攸关时刻的一次重大转折。

一

八百里湘江由南向北，从广西流向湖南。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艰难通过三道防线的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广西北部的湘江防线时，遭遇灭顶之灾。

本来，国民党“追剿军”离红军尚有两天以上的路程；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桂系军阀白崇禧也唯恐国民党中央军借追剿红军之名占据广西，并没有全力设防。然而，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红军的手脚。待到蒋介石以通共之名威逼白崇禧，留给红军的机会悄然失去。

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桂军、粤军、湘军，30多万敌人把红军压迫在一条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锥形地带内——此前蒋介石发动的任何一次“围剿”，都未曾把红军置于如此危险境地。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四师一天之内战死2位团长。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回忆，端着刺刀的敌军甚至冲进了军团指挥所。

头上是狂轰滥炸的敌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失去了指挥权的毛泽东只能眼看着一批批英勇的官兵倒在血泊之中。

苦战5天5夜，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红一、红三两大主力军团损失惨重；红八军团仅有1600余人渡过湘江……长征出发时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到这时仅剩3万多人。

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29岁的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这位从秋收暴动起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铁血汉子宁死不当俘虏，硬是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那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役。激战过后，江水由绿变红。当地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悲痛万分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深感责任重大。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聂荣臻拦住了他：“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死者的鲜血，引发了生者的反思。进攻中的保守主义、防御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之战，接连的失败，宣告了“左”倾教条领导的破产。多少长征将士都在怀念跟随毛泽东、朱德打胜仗的日子，呼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二

黔北遵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也叫湘江。

子尹路96号，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曾是遵义老城最醒目的建筑。

这本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柏辉章不会想到，他在老家用以光宗耀祖的这栋小楼，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

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为党和红军纠正错误领导创造了条件，而长征之后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受干扰地行使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进入党中央核心领导层。

一艘劈波斩浪的航船，需要一位眺望远方的舵手；一个政党走向成熟，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

邓小平后来谈到，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毛泽东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5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仿佛是历史巧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为14年，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诞生正好也是14年。

不过，此时的毛泽东不可能有丝毫的喜悦。前有川军沿长江重兵布防，后有国民党中央军追剿军和地方军阀部队铺天盖地蜂拥而来。敌我兵力之比达到了空前的40万:3万。红军面临的局势，远比湘江之战更加险峻。人均枪不足1支、弹不到3发，已经连续征战3个多月的红军需要枪支弹药，需要药品食品，更需要一场鼓舞士气的胜仗。红军，再也输不起了！

这时的蒋介石却是信心大增。从第五次“围剿”时，红军不计成本打阵地战，到飞蛾扑火般撞向自己设好的湘江封锁线，虽然红军还是那么英勇——但在蒋介石看来，眼下的红军已是强弩之末，“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蒋介石飞赴西南督战，梦想挟湘江一战之勇，彻底解决红军于川黔滇边界。然而，蒋介石似乎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此时已经重掌红军。

三

1935年1月29日，农历小年过后第一天，黔北川南之交的赤水河畔。一支肩扛镰刀铁锤旗帜的队伍在霏霏细雨中逶迤而来，面容消瘦的毛泽东格外引人注目。

当中国革命航船驶进最为狭窄的航道，毛泽东走向船头。贵州，成为他力挽狂澜的开端。

第一仗，红军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率兵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在川黔滇三省交界的云南扎西，中央红军从30个团缩编为16个团和1个干部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精简，作战部队得到充实。早已成为沉重负担的X光机、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以及磅秤、铸银模子等笨重机器和器材，一律处理掉。丢掉“包袱”，实现“消肿”，红军轻装前进，面貌焕然一新。

趁着蒋介石加紧在长江南岸调兵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大部队于2月18日至21日第二次渡过赤水。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和缴获。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缺少弹药的队伍一次性补充了10万发子弹。

蒋介石如梦方醒：毛泽东又回来了。

毛泽东回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来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回来了，能征善战的红军又回来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3月16日，红军从仁怀县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并用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没有吸取教训，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却突然回撤，于3月21日至22日，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这一招，吓坏了正在此地坐镇指挥的蒋介石。

贵阳城仅有黔军4个团，距贵阳较近的兵力也不过是刚刚从遵义战役溃逃下来的残兵败将。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红军，蒋介石措手不及，急令滇军孙渡部星夜兼程前来“护驾”。

怎料，红军又是虚晃一枪。当孙渡纵队以3天200公里的急行军抵近贵阳，红军在贵阳城外猛然转向西南，准确而及时地在敌军即将合围的30公里缺口间冲出包围圈，一路狂奔进入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由于主力赶去救蒋介石，昆明守军乱作一团。

“毛泽东对蒋介石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50年后，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护卫昆明，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顿时变成几乎不设防地带。

机不可失。毛泽东指挥红军急赴金沙江3个渡口……待到蒋介石恍然大悟——5月3日至9日，红军已经靠着几条小船巧渡金沙江，从此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追击。

几天之后，军委纵队宣传科科长黄镇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破草鞋》：当国民党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畔，红军早已无踪无影，只在江边捡到了红军丢弃的几只破草鞋……

四

“战士双脚走天下……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历时3个多月的四渡赤水，红军在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寻机歼敌，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600多人，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图谋，度过了长征途中最为危险的阶段。

1960年，来华访问的二战名将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毛泽东却向这位英国元帅谈起了四渡赤水，称这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也许，在毛泽东眼中，从他人看来注定失败的危局险局中赢得胜利，才是最值得回味的胜利。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从湘江之战惨败到四渡赤水胜利，人还是那批人，枪还是那些枪，结局却截然不同。以遵义会议为标志，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历史昭示未来。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强调：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冬日暖阳

■谭 然

清晨，冬日的暖阳洒满整个大院。这样难得的好天气，让人顿觉神清气爽。

前段时间，由于疫情，平日忙碌的院子显得有些冷清，院外的马路上也少了以往那种车水马龙的景象，还真有些“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感。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里，我收获了很多独特的温暖与感动。比如那辆平板车，以及它的主人们。

我所在的院子是个干休所，住户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是典型的“老年社会”。那段时间，为减少老年人外出感染的风险，所里组织代购生活用品。为此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各家需要购买什么物品，就在群里填报，由所里组织代购。

“麻烦代购医用酒精2瓶，洗涤灵1桶……”像这样的订单，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几十份。每家的需求各不相同，可以想象，这项工作该有多么繁琐。

刚开始，所里委托供货商代购，但供货商嫌麻烦，赚钱又少，干了没几天就找各种理由打起退堂鼓。没办法，所里只好发动工作人员加入到采购和运送物资的队伍中来。他们每天按照大家的需求外出采购，采购回来再分送到各家各户。

他们用来运送物资的工具，是一辆平板车。这辆平板车已经有些年头了，一动起来，就会有节奏地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那段时间，大家都不出门，院子里很安静，平板车的响声便显得格外清晰。每当平板车满载物资，准时出现在院子里的小路上，那有节奏的响声好像在告诉大家：“来啦！来啦！”

每当听到这个声响，我都会默默地站在窗前，看着他们从远处走来，看着他们周转在不同的楼栋之间。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立于窗口远远地注视着他们，等待着他们。那一刻，他们几乎像勇士一样，被聚焦于大家的目光里。要知道，院里有很多老人的子女平时不住在身边，即使生活在一起的，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那时候也都暂时不能回家。如果没有这些周到细致的保障，老人们的基本生活都会成为难题。每天，平板车的声响，车上的物资，还有工作人员的嘘寒问暖，都会成为院子里一道独特风景。这道风景如同冬日的暖阳，驱走了严寒，给老人们送去亲情般的温暖。以至于，很多老人都发自肺腑地感谢他们替自己的儿女尽到了孝心。

疫情期间，院子里大多数老人安然无恙，这实在来之不易。在那辆平板车背后，不知凝结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付出。比如一个叫王孟晓的小伙子，工作中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但他始终保持着特别乐观的心态。他有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太爷96岁，自己有两个孩子，大的5岁半，小的3岁。疫情紧张时，孩子也会打来电话叫苦。可小王天生是个乐天派，对着视频笑一笑、讲两句好听的话，儿子、女儿和爸爸很快就笑成了一团。

现在，那辆平板车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我对它依然念念不忘。它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每当想起，心里就涌起一股暖流。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它承载了人世间真挚美好的情感，更展示了一种力量，那是让人勇于面对艰难、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力量。信心，特别是对这个冬天来说，该是多么珍贵！

晨光中，身边散步的人们多了起来，院子里又像往常一样忙碌起来。我仿佛也从中感受到了春天的脚步。

除夕篝火红

■韩 光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腊月二十五一大早，突然扯地连天地下起了雪，眨眼间山川原野都铺上了一层洁白的“棉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我站在一树“银花”的老槐树跟前抒情时，刘老兵将一把铁锹递给我说：“别矫情了，跟我来。”

刘老兵是我连最老的战士，他难得支使我一回，我很高兴，拿起铁锹跟了上去。与他肩并肩前行时，我忍不住兴奋地说：“再过几天连里该来人了，咱们就可以回连里过年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雪下得这么大，要是回不去呢？”刘老兵瞥我一眼，呵呵笑了笑：“别想那么远，把年前该做的事做好吧。”

3个月前，我随连里的其他9名战友来到离团部30里开外的团器材仓库执勤。按规定，连里将在腊月二十九这天派人来接替我们，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刘老兵这是在吓唬我吧？我本想再跟他掰扯掰扯，见他将嘴闭得棱角分明，就将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

“像我这样将雪培到铁杆子底下，拍得越结实越好。”刘老兵在一根牵拉着铁丝网的铁杆前停了下来，用力铲了几锹雪培在它的底部后，转头对我说：“抓紧点干，所有的铁杆都要固定好。铁杆若是被风刮倒了，器材库就没有保护的屏障了。”整整干了一上午，我们给所有的铁杆都培了一圈厚厚的雪。

“刘老兵修‘长城’呢。”下午，正当我无所事事时，班长对我们说：“走，抄家伙一起干去。”

等我们出来时，见刘老兵已在屋前的空地上修了一段半人高的“长城”了。我们照着他的样子先用铁锹将雪割成方砖，修出棱角后摞起来。等天擦黑时，壮观的“雪长城”修好了，再用扫帚蘸上水在雪砖上涮一遍，“长城”晶莹剔透，煞是好看。

腊月二十九早晨，雪停了，希望的火苗又在我心头燃烧起来。我站在高处向着通往连部的路上望去，可路面已被厚厚的积雪封住了，连一个脚窝都寻不见。

“我说你这个小同志，为啥老盼着回连队过年呢？除非战友们都肋生双翅飞过来，否则连门都没有。”刘老兵说。

其实，我盼着回连队过年就是图连队人多热闹。听刘老兵这么说，我失望地叹了口气。

“跟我来，让你见识一个壮观的场面。”

这穷乡僻壤的，能有什么壮观的场面？我将信将疑地跟着刘老兵来到了一个背风的高处。

“呜呜——”随着狂风的嘶吼声，地上的积雪被抛到半空中翻滚着向前移动，如烟雾腾起，霎时天昏地暗、一片迷茫。“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烟炮’吗？”俯瞰这一幕，我被震撼了，不由得用佩服的眼神看了看刘老兵，心想：刘老兵长年累月地驻守在这里，执勤经验可真丰富呀。

大年三十傍晚，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不由得开始想家，以前在家过年时的热闹画面在眼前浮现。这时，窗外突然被一团红光照亮了，我好奇地走了出去。

原来，刘老兵在“雪长城”中间的空地上升起了一堆篝火。刚开始，火舌像破碎的红布条一样抖动着，不久形成了一个通红通红的火柱。架在火上的大铁锅里发出了“嗞嗞”的响声，香味也慢慢弥漫开来。刘老兵招呼我们来品尝，我舀起一勺喝了一口，味道可真鲜呀。

班长告诉我们，除了羊肉是连里供应的外，菜都是刘老兵自己采的野菜。刘老兵年年都利用休息时间采些野菜晒干，在连里供应蔬菜不及时时，他采的野菜便派上了用场。听班长这么一说，我们更品出了野菜的别样滋味。烤着火，喝着滚热的汤，大家的身子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

“咱们开个春节联欢会吧。”刘老兵一改平时的严肃，真诚地笑着说：“我先献丑啦。”

接着，他站起来，唱起了《热血颂》：“最艰苦的地方总有着战士的刚强，勇士的肩头肩负着多少人心头的崇仰……”他的声音雄浑有力，每一句都在大家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听着歌，我的手掌都拍红了。

篝火熊熊地燃烧着，我们的兴致也像篝火一样噼里啪啦地越燃越旺。我们轮番表演着节目，就连平时最腼腆的“小不点”也放开了歌喉。轮到我表演节目时，我唱的是《战友之歌》。当唱到“战友，战友！这亲切的称呼、这崇高的友谊，把我们结成一个钢铁集体”时，大家都忘我地唱了起来。在篝火的映衬下，每个人的脸都红红的，掌声和歌声驱散了除夕夜的寒意……

记忆中的年味

■杨西河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弹指一挥间，我离开家乡从军近30年了，其中有20多个春节都是在部队度过的。虽然岁月逝去，但小时候过年的味道却在记忆里清晰深刻。

我老家在豫西山区，故乡山高林密，风景如画。一般到了腊月二十以后，各家各户都陆续开始准备年货了，小孩子们更是天天掰着手指盼过年。

过年首先要准备的就是面粉。北方人过年，主要年货就是蒸馒头。当时，农村人吃的面粉都是用自家地里种的麦子磨的。那时候磨面粉，一般都是用自家几百斤重的石磨人工推，人口多的家庭男女老少齐上阵轮换推磨，人口少的推不动，就用牛拉磨。随着箩面筛子在面档上的咯当声、小麦经过研磨带着麦香味散落在磨台上……年的序幕由此拉开。

腊月二十四扫完屋子，二十五就该磨豆腐了。小石磨飞快地转，一道道白里透黄的豆汁顺着磨口吧嗒吧嗒往大盆里流……我老家做豆腐都是用浆水点的，用它点出来的豆腐吃着香嫩、口感好。豆腐的吃法很多，我最喜欢的是把炸过的豆腐条与粉条、红萝卜条一起炒成烩菜，非常下饭。这道菜可以说是我童年舌尖上的美食。

腊月二十七这天，家家都会忙着蒸馒头。馒头的花样可多了，油卷馍、豆馅馍、枣花馍……各式各样。腊月二十八以后，家家户户就开始炸菜了，有炸肉的、有炸豆腐的，还有炸红薯片的。炊烟袅袅，空气中处处氤氲着香浓的年味。

家里准备年货时，我最想要的就是鞭炮了。到街上赶集，看着五颜六色的小鞭、雷子炮……什么都想要，有时候还因此哭鼻子。20世纪八九十年代，花30多块钱就能过个美满幸福的年。花20块钱买十斤猪肉，再花上几块钱买点年画、春联、鞭炮之类，年货就备齐了。

小时候，冬天的雪很大。大雪笼罩下的村庄显得格外秀美，雪花伴着炊烟静静飘落。除夕夜，一家人围着火炉，边烤火边唠嗑边包饺子，享用着自家产的花生、板栗、柿饼……守岁的场景其乐融融，简直就是一幅朴素温馨的年画。

在我们老家，有个大年初一比早的传统。为了比早，我们有时除夕当晚不睡觉，等到两三点左右就出来放鞭炮了。从第一声鞭炮响起，噼里啪啦，整个村庄很快就会被鞭炮声所淹没。吃完早饭后，邻居们会相互串串门、拜个年。

随着鞭炮声渐息，到了初二初三，家家户户就开始走亲戚了。我经常跟着母亲去外婆家。外婆家养有蜜蜂，蜂糖装在一个木桶里。每次去，外婆都会给我吃点蜂糖，那香甜的滋味如今想起来似乎还回荡在唇齿之间。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时代不同了，人们对年的体味和感受也不同了。小时候过年，尽管生活清贫，但仪式感强，年味浓郁。现在过年，很多人感叹少了过去那份朴素耐品的年味。我想，那是因为发展的时代给老百姓提供着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同在过年。但在我的记忆里，儿时的年味是那样浓郁、那样真纯。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锦绶堂（夏布画）

伍艳辉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5684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